



墓碑考

上

子 10
4621
1



410
4621



敘

余壯時遊學京攝。時於皆川
淇園席上。聞吾社有米金城者。
學頗博。談極奇。又好為人之所
不為。惜偶未在此坐。距今殆四十
餘年。如夢中事。頃者小濱榭齋



序

挿一書來。曰。茲編為金城所著。而今歿矣。門人恒夫校補。將貽諸後。轉托敢請為之叙。受而讀之。墓誌起原。制度沿革。書式名例。燦然具備。援據極為精覈。果知能為人之所不為。不違

於所聞也。余乃歎曰。壯時聞其名。而歿後知其人。恒夫之請。猶金城之請。吾庸詎辭。嗚呼。金城今既為墓誌考中之人。余亦將脚臨於壙。則泉下相見。忍不速特書此。以為先容。奚若。

弘化二年孟春月下澣

昌平學講官佐藤坦識



柏亭梅壽書



金城先生小傳

金城先生米谷寅字子虎別號桃邱名其堂曰似月
時人因又稱似月先生山城伏見人也家世業運魚
而多負債先生早孤治產甚力遂以致富喜讀書屬
文初師事其鄉龍公美公美器之與小石元俊友善
公美既歿時皆川伯恭在京稱儒宗元俊勸之令就
學道程半日先生以產業之暇往還問道幾二十年
名聲遠聞多從學者伯恭年踰七十先生恐受教之
日不多也附產男文豹而僦居于京晨夕親炙既而
伯恭歿公卿多禮待先生者遂留京教授生徒彌衆

久之文豹生計蹉跎逋負倍前於是先生謝其徒歸家復治生者十年所負竟償乃復入京教授人皆謂有計然之術也先生嘗語子弟云致富之道具存于聖經無他在克己而已後罹病歸家而歿文豹樹石表其墓小倉黃門撰文日野亞槐書其額先生學問該博師道自任獎勵後進必先實行其自處謹密不苟而當事果斷無所顧疑其為家小大皆得其宜人莫有違命者小石元俊及老以其子猶弱託以後事其信於人類如此著春秋存疑春秋論禮記繹解莊子集說墓碑考藝林鳴榘雜器異名考綴文藏機詞

華府助字略解虛字續解其他雜著若干傳以存于世云

弘化三年丙午六月 門人村上恒夫謹述

一 華府助字略解
一 虛字續解
一 藝林鳴榘
一 雜器異名考
一 綴文藏機
一 詞

例言

一本邦碑誌之制上古無聞中世有壙誌碑亦罕有後又多依浮屠法代碑以塔碑制幾廢而至近代則墓碑林立或有刻銘詞者一模倣漢土之制於是考證百端雖博識之士不能悉臆記而其例散見諸書學者每勞搜索是此書之所以作也塔壽藏等附錄于各條以備參考

一清王祖金石萃編所收不及元已下蓋尚古也然時勢之異有可行於前而不可行於後者有古可無而今可有者何必固執古故此書採及明清要

在參酌諸例而以義斷也

一金城先生原本未經淨錄多有魯魚之舛今更加考正又補其遺漏者按字上小書賤名以分玉石欄上標書者盡係管見

一所引諸書足以考證則已故其文多節略者從簡也

一凡古碑例諸書所收載者每著其書名其據于石刻者則闕既得其本不復逐末也

村上恒夫識

目

上卷

陳祥道禮書曰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內聽命聘禮醢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為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太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

下卷

附塔壽藏

題例

附題主式

謚

序例

附行狀

總要

墓碑考卷上



伏見米谷寅子虎原稿

平安村上恒夫元君校補

起原

陳祥道禮書曰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內聽命聘禮醢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為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太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

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無碑封演見聞記曰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絳索懸棺而下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伐於碑上後又立之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

事祖廣記曰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無懷爲始而名焉自秦漢也○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

黃公紹韻會舉要曰碑說文豎石紀功德從石卑聲徐曰案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此碑字從石秦以來制也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封禪之言始於管仲不言碑穆天子傳乃爲名迹於弁茲石上亦不言碑也銘勒功德當

始於宗廟麗牲之碑也祭義言麗于碑士昏禮聘禮
入門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三
揖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則庠序之內
皆有碑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蚤晚宮廟
用石為之葬碑取懸繩絳暫時往來運載當用木而
已

劉熙釋名曰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
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
其上後人因焉故無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
文就謂之碑

陸龜蒙竺澤叢書曰碑悲也古者懸而定用木書之
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
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
稱矣此亦德政有碑之起也

劉勰文心彫龍曰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
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迹於弇山之石亦石碑之
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勲績而
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祖
墳猶封墓也

張表臣珊瑚鈞詩話曰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

也

恒夫按碑本在宮廟所以麗牲及視日景則以上四說皆不可取也碑从石卑聲謂立石之卑也蓋其高不過于牲身耳碑埤皆有卑意可以准知孫何碑解曰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鑄刻而垂乎鑿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

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孟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孟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

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
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
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
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
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
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
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
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
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
而得之由魏而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

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
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
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
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
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
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
謂之箴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性情謂之
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
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
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

吳曾能改齊漫錄曰葬者墓道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著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於神道揚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證非也漢書高惠文功臣表戚圉侯季信成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闕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

神道者始此又霍光傳塋起三出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陳思寶刻叢編曰漢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在南陽題云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案酈道元注水經涪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作精妙題云蜀郡太守姓王字稚子南陽西鄂人

漢太尉劉寬神道有二其一曰漢太尉劉公諱寬字文饒其一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昭烈侯劉公神道各有一螭蟠屈乎其上而下作獸面如彝鼎間饗饗之象當是雙闕所刻圖畫微拙不及王稚子沈新

豐之精也吳豐開祀儀圖畫熈林不父王錄于水

洪适隸釋曰交趾都尉沈君二神道面

事祖廣記曰晉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

皆有之其刻文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

有宋文帝神道墨本也其初由立之於葬兆

之東南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案後漢

中山簡王薨詔為之脩冢坐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

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

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

歐陽修集古錄曰宋文帝神道碑題曰太祖文皇帝

之神道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為表識古人刻

碑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系唯恐不詳

然自後漢以來閭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予家

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

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

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而碑皆高不若此

徐乾學讀禮通考曰案霍光坐築神道蜀郡太守王

稚子太尉劉文饒並有神道非始於後漢晉宋之世

蓋自漢以後一命而上稍有聲績者其沒也無不立

碑者神道與闕亦不論官階其式多不相同有暈有

穿暈或三四重而穿則一首跌兩旁或刻人物麟鳳

龜龍及諸圭璧珍寶之形窮工極巧寅按洪适隸續

碑

同 漢書本傳車並曰樂吳平忠烈蕭景墓

張敦頤六朝事迹曰梁吳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題
云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
公之神道梁安成王蕭秀墓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題
云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梁臨川王
蕭宏墓石柱碑二題云梁故史黃鉞侍中大將軍揚
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梁建安侯蕭正立墓有石
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
酈道元水經注曰譙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
有廟廟北有二石闕闕北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
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獲嘉縣

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碑東又有一碑
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皆碎淪毀莫記過水南有譙
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
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
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

寅按以上諸書神道碑不止于一也石柱亦同
黃宗羲金石要例曰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瓌碑
建于瑩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

寅按神道碑蓋標其冢所在耳其在南在北從其

便也

潘昂霄金石例曰三品以上神道碑立墓隧道之左南面立螭首龜趺各依品從合得尺寸

徐師曾文體明辨曰堪輿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故以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低廣狹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

金石要例曰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于墓乎

寅嘗於浦田某家觀清人李潛菴碑說與此二說

差異新井君美因瓊浦譯官高尾甚八問碑式於清人清人李潛菴者頗詳論之甚八乃令潛菴自錄其說以復君美有甚八手簡藏在浦田氏其始末見手簡其說如左

墓上石碑有四其一名曰墓誌銘圓只有尺餘內

刻本人家世及出處行實并其子女婚配山地方

面廣濶此碑係埋在墓中其一名墓碑高四尺濶

約二尺五六寸正中刻某官某公之墓其左鐫年

月其右鐫其子之名此則鑲在墓門左其一名曰

碑記或高丈餘濶三尺餘或有欽賜祭葬別立一

亭在山之正中內刻御祭文字于其上或是同官

潛菴以誌石為碑之一按張師正倦遊錄云法華人發古冢得碑有刻字云云蓋墳誌也釋名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或推鑲或鈎引此直刃為鑲又為刺傷之義因或轉為穿插

刃為鑲又為刺傷之義因或轉為穿插也鑲壤通用

卷上九ノ

同ウフ

之義如環嵌
玉鑲之類是
也鑲環通用

款謂科條

暨親友稱功頌德之文其碑可于左別設亭蓋之
其一曰神道碑高濶與碑記之碑畧相似內刻某
號某公神道碑數字于其正中其碑豎在本山之
下唐山之制如此碑之樣或只有濶三四尺厚不
過一尺為度從無方碑之款且碑上文字亦無四
面皆書之體不特文字不聯續使觀者旋轉之煩
而失其次序乎唯高明裁之三山晚生李潛菴具
寅按神道古或用石柱止標識其冢所在也潛菴
說乃與古合後世神道碑無不有文詞即潛菴所
謂碑記也寅嘗觀黃檗隱元之墓墳上立石書曰

壽藏其東南數十步有碑記要凡諸書所言不出
一軌方觚為圜舟壑時改當斟酌其宜焉

金石要例曰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
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日誌

馮鑑續事始曰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
其死命刊石埋於墓前墓志恐因此始

恒夫按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子張之喪
公明儀為志焉方慤曰志記也書其禮而記之此
說是或以為墓誌謬矣

堊字疑是衍
請禮通考所
引無堊字或
謂字書堊塞
也堊于羨道
者言立石塞
于墓道也

南史裴子野傳曰子野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堊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
寅按墓誌有二一納之壙中一立之墓道如柳宗元東明先生墓誌曰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為碑以誌于墓此張因自作壙誌而碑則宗元撰文亦題曰墓誌昌黎集李元賓墓誌注按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二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以後也此亦題曰墓誌而又曰建立則是碑也

列例訛
讀禮通考載
王定保辨言
注曹肇白墓
銘埋之墓中
哀辭刻之塚
上

名銘同

南齊書曰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之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唐會要曰誌石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無之封演見聞記曰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石誌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迹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

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
繆襲改葬父母墓下埋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
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
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
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塚得銘
云青州世子樂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為司馬越女嫁
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
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
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則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
如今代貴賤通為之耳

恒夫按南齊書曰玄宮中有石誌又曰素族無碑
策故以紀德明是壙誌金石例墓誌柩前平放而
見聞記則曰立石誌恐有誤矣據南史裴子野傳
羨道立誌以梁為始齊妃之薨已有是議乎吾未
之信也隸釋曰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
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之遂相祖述任昉
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注
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
碣多在北方而南人未之見乎郭林宗傳林宗既
葬同志者立碑祭邕為其文史稱王儉晉宋以來

故事儀典諳憶無遺每博議引證先儒無能異者
范書所載豈不知之愚謂儉所謂石誌者即壙誌
而隸釋誤為墓碑而以此斥儉可謂寬矣任昉之
言亦可異也建安年中禁碑而及晉宋壙誌之興
職是之由儉言可證而謂墓碑自晉始謬甚矣

司馬氏書儀曰誌石刻文云某官姓名

婦人云某姓名妻某封某

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某氏某封

無官封者但云姓名或某

氏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

丈夫云娶某氏某子男

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若直下穿壙則寘之便房若

旁穿為壙則寘之壙門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

司馬氏書儀注曰其明器下帳五穀牲酒等物皆於壙道旁別穿窟室為便房以貯之其直

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

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葬

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自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光昭眾所銘頌乃流今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乃以巧言麗辭強加飾采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以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免俗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系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後世稱孔子所象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邪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他日人自知其賢愚耳

朱子家禮曰誌石用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官某公

之墓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

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

下穿壙者既實土將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

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
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
蓋刻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
公某封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
號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對向鐵束而埋之

朱子語類曰問政和禮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溫公
有之今當何從朱子答云誌石為久遠之計埋於土
中有何僭禮須在壙上二三尺縱遇畚鍤猶可得止
勿置壙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
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

又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

或云處士

某君夫人某氏之

墓

下畧記名字鄉里年
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金石例曰墓誌納之墓中柩前平放其狀如方石斗
二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無常制上一斗於平面上
大字題某官某人墓誌銘曾見古墓中石誌制度如
此又記上一斗止寫某人墓誌不書銘字下一斗上
作小字書前一行刻云某官某人墓誌銘并引或言
有序或言并序後書序及銘刻畢以丹填之上下二
斗字並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搯起搯石
如錢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使二石實相厭著

金石要例曰誌銘藏于壙中宜簡神道碑立于墓上
宜詳然范仲淹為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忠程明
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
當心字書前十一行陳龍正家矩曰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準家禮
合字於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繇知
為某冢而遽歇手乎冀其斷鐵開石諦察詳觀抑又
難矣宜仰字於面但以輒覆之離壙前數尺淺埋之
呂坤四禮疑曰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
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碣碣

者揭也一坏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
祖考況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二
面一面楷書為文文既工一面篆書為題篆難辨字
字相對以鐵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注云慮異時
誤為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為
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
重鐵束誰復從容為汝鉗鎚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
篆人邪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掩否
即為掩之能肯復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無再
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面詳家世於

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於壁間有何不可

恒夫按唐范德正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銘曰琢石為一藏幽隧一臨岐岍深谷高山變

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據此說誌銘藏諸幽而碑

碣揭于外要是孝子慈孫所以不忍蔽先德有何

不可本邦中古壙誌近年多出於土中者金牌或

銅牌書例不一今舉其簡質者

壬申年將軍左衛士府督正四位上文禰麻呂忌

寸慶雲四年歲次丁未九月廿一日卒

此誌石亦曰石碣

右天保二年辛卯九月大和宇陀郡八龍村土人

掘地獲銅壺銅匣壺中又有玻璃壺破碎匣內藏

銅牌鐫此三十四字牌長八寸五分廣二寸四分

近俗或用銅板板面書字槌擊以令凹亦為簡便

又按宋高文虎蓼花洲間錄曰熙寧末洛中有人

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

誌銘誌曰君姓曹氏名裡字禮夫予姓周氏君妻也此亦異例也

漢隸字源曰漢謝君墓甄文元和三年作

恒夫按柳宗元有小姪女子墓甄記及下殤女子

墓甄記又為馬室女雷五葬誌曰以攻石之後也

遂為砂書玄塋追而納諸墓吾衍學古編宋開封
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
方輒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於壙中

金石要例曰誄亦納于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
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為洪
頤墓誌銘云其門人愈溥狀其言行俾為之誄以識
其葬

恒夫按吳志凌統傳統卒孫權使張承為作銘誄
疑是刻于冢上者

又按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

威長葬誌又韓昌黎女挈壙銘柳柳州韋夫人墳
記朱文公劉樞密及范直閣墓記知縣何公及亡
嗣子壙記王十朋令人壙誌尚書曾公墓識朱文
公女已埋銘皆異名同實也

又按文體明辨曰書木版者曰墳版文

唐文粹載
舒元興撰

陶母墳版文
并序是也

又曰墓版文又墓銘舉例曰柳宗元

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其實表也愚
謂柳州集既有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則墓版
非表也蓋版是石版徐氏為木版恐非

碑

隋書曰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跌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無爵奏聽立碣

唐會要曰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宋制六品以上則立碑八品以上則立碣

柳宗元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曰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跌圓首其高四尺金石例曰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六品以上高不得過一丈二尺五品以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

立碣圭首方跌上高四尺其執政官以上聽立墳峯五品以下不名碑謂之墓碣圭首方座漢碑有銘辭亦有無者今亦然墓碑無銘辭刻墓前石柱上亦有刻在碑上者

恒夫按金石例說五品已上立碑三品已上神道碑是二碑有別矣與徐師曾黃宗義說不合蓋墓碑銘辭或有或無即是五品已上所用神道碑後世無不有銘辭即是三品已上所用墓碑有銘辭則與神道無異然亦以官級之故而別其題也明集禮曰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六品以下許用碣

方跌
圓首

明太祖實錄曰碑碣功臣沒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濶三尺六寸龜跌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濶三尺四寸龜跌高三尺六寸二品蓋用麟鳳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濶三尺二寸龜跌高三尺二寸三品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濶三尺龜跌高三尺二寸四品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濶二尺八寸方跌高三尺五品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濶二尺六寸方跌高二尺八寸六品圓首高二

尺碑身高六尺濶二尺四寸方跌高二尺六寸七品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方跌高二尺四寸

恒夫按明會典及仁濬朱子家禮注亦與此同但二書皆二品蓋用麒麟而無鳳此為異

又按碣制唐六典曰圭首方跌據此唐為圭首然柳宗元楊君墓碣以為圓首則其說不行也明亦為圓首方跌實錄會典所謂四品以下圓首方跌者即是碣也而集禮曰六品以下許用碣矛盾不合又舜水談綺曰碑首及跗有三尊者螭首鬣鬣

跗次者雲日首方跌下者方首方跗亦與實錄會典不合舜水又與安東省菴書曰碑身僅一方石耳厚七八寸以至尺四五寸而止兩頭作牡以納上下北中碑陰或磨礪或粗質皆有之長短視碑文之多寡無定數無可圖也四週各勒二道相去二三寸小者寸餘中勒花卉大約纏枝牡丹纏枝蓮為多韓文公平淮西碑碑高三丈文字如手除去螭首及鬣鬣則碑身亦不下於一丈七八尺大明碑之極小者連首及跌亦必一丈四五尺其廣大略三尺至五尺而止長短濶狹貴於適宜夫明制

小者下原脫寸字

輟耕錄德政碑穹隆莫比特闕坐石

碑碣高廣差等甚密考實錄會典一品連首及跌高一丈五尺一寸二品高一丈四尺二寸是其高一丈四五尺為大者非極小也封王碑濶三尺六寸此其極大者而未至五尺也舜水又曰長短無定數而引平淮西碑則知非墓碑也明制碑碣非無定數也碑身高五尺五寸以至九尺蓋隋唐以來碣高不過四尺然功業多者文亦不得不多四尺之石或有憾焉是所以有改革也再按鬣鬣跗即龜跌鬣鬣屬明制無雲日及方首蓋明俗不必依王典是以舜水之言亦不合禮也

潛菴亦云無方碑之款

大清律曰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圓首庶人止用壙誌

寅按水經注曰曹嵩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廟北有二石闕闕北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此侯爵而圭首圭首而碑則可見碑碣之制自隋始也

恒夫按明會典曰庶人止用壙誌清律乃因之

碣

封演見聞記曰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揭而璽之注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藥葉書師

此所引周禮
漢書注文原
多謬誤今就
本書考正

古注揭杙也杙杙於葬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揭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云峨嵒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

寅按周禮有死于道路者令埋而置揭亦可以徵文體明辨曰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古者碣之與碑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級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

表

婁機漢隸字源曰謁者景君墓表元初五年立在濟州石磨滅不見文字東漢墓闕自路都尉始為文則自景君始文章緣起云墓碑自晉始非也

朱子家禮曰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

跌尺許

案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用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石須濶尺以上其厚

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畧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于其左轉其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

夫葬乃立如夫亡誌蓋之例云

表墓石立墓前

就地埋定上題云某人之墓無文詞墓雖無碑者亦當立此石

寅按朱舜水答佐藤盛辰問曰立一小石碑於墳

此無文詞其有文詞者為碑

前高四尺濶尺以上厚七八寸圭首而刻其面曰某人之墓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及後與右而周焉此亦用家禮注說也而李潛菴曰無四面皆書之體此謂碑記然佩文齋書畫譜云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常為人墓搨其三面皆殘闕蔽暗刮磨垢蝕而始出蓋刻文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政之功也歐陽文忠宋莒公皆

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劉譜未出之前

書譜第

七十據此四面皆書古碑已然今為碑不欲過高

而其文辭之多者或有難刻于一面則四面皆書亦無不可

文體明辨曰墓表自東漢始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外有阡表殯表靈表亦其類也阡者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

恒夫

按丘濬文公家禮注曰晉宋間死者皆有神

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故因以名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用表立墓左誌銘埋地中此與徐伯魯說同

金石要例曰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于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于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跌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

之可分也

恒夫按墓表爲文自景君始則是碑表雖異名其實一也金石例墓表引文公家禮并注爲圭首而不黃宗羲謂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則是與碣同要之

又按隋唐以來碑碣有制度品官皆用庶人無之然一坏之土無所封識百年之後子孫不識祖考況在他人隋書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蓋當時雖有碑禁然猶聽作石柱記名位者以此故也是故

後世自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出而皆立小碑刻其面如誌之益而圭首者以與碑碣別是乃有官無官皆可通用稱之曰墓表也如柳州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是碣而異題也如歐陽修連處士墓表王安石處士征君墓表亦恐不必爲圭首也蓋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則處士亦可立碣也然尚嫌於僭禮故處士立碣乃題曰墓表耳不必爲圭首也故黃宗羲說與碣同

舜水談綺曰碑首及跗有三官尊者螭首鼎扇跗次者雲日首方跗下者方首方跗碑中書故某官某贈及勳階某號某府君之碑或神道之碑其妻無別立一碑之理惟釋子欺人則有之或者卒於他所不祔葬則有之然近古以來無不祔葬之理

故某姓名之碑

暨元配某氏 孝男某立

子不寫或者其子別賜姓則書之

碑陰書先考諱某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日時生於

夜談隨錄載
河南衛輝府
人母子徙居
順德死葬其
地者碣面一
題河南衛輝
府楊門田氏
之墓一題衛
輝府楊氏秀
姑之墓秀姑
女小字也

某所歷仕某君某年甲子某月日時卒於某所享年

若干娶某氏

小字某某年月日時生於某所年若干適先考某年月日時卒於某所享年若干

生幾子長某次某女適某

或未

孝男某泣血誓願記

或勒

寅按次配不得祔葬韓文昭武李公誌云公三娶

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

氏于其域異墓

金石要例曰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

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為蕭

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

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
楊炯為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別為標
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慎
中集中如處士陳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
也

讀禮通考曰乾學按錢牧齋答徐巨源書云古人合
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辭也
及見金石文字記有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
氏墓誌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唐武后垂拱四年十
一月又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秦貫

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據此則古人亦有書婦
者矣鄭府君志係拓本予曾見之梁府君志近出終
南梗梓谷土中蓋牧翁未及見耳

王行墓銘舉例曰韓退之有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
表實銘詩也銘宜詩而墓銘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
表乃因詩焉皆變例也殯而有表又一例也

曹碑陰

隸釋曰孔寅碑陰有門生故吏名漢碑多有陰然稀
少有額獨此刻以五大篆表其上
又曰益州太守碑陰有牧靡故吏三人題名在趺之

右 隸續曰沒字碑是邦雄傑碑之陰也

恒夫按古碑有陰又或有側陰側題名或題記漢

曹全碑陰題名唐御史臺精舍碑陰側皆題名修

孔子廟碑及北岳府君碑陰側皆題記 見王昶金石萃編

如柳州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唐相國房公德銘之

陰無姓和尚碑陰記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陰皆

其變也 土中益外錄未及具其詳

先塋碑 亦稱先塋碑

金石例曰先德昭先等碑唐宋皆無之所書三代并

妻子例似與神道墓誌等碑不同濟南李昌道作李

千戶先塋碑不書李千戶之妻某氏只寫子幾人其

妻怒昌道言婦人未終如何敢書

讀禮通考錢謙益曰嘗考古金石例至金元之間而

始有先塋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為之者

也用以紀追命表先德莫此為宜然而讀其文往往

多頌而寡志畧死而諛生君子譏焉

金石要例曰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叙立廟之

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及其子

孫於祖宗反畧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

義一也宋景濂為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勲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附塔

文苑英華曰蘇頌故悼王石塔銘王即開元神武皇帝第九愛子也二歲而未及周葬於萬安山之東南嶺壙唯五尺棺不下三寸壘石塔一丈於其上彫不礮

舊唐書曰蕭王詳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年十月葬時年四歲詔如西域法議層輒造塔禮儀使判官司

門郎中李召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輒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

寅按集韻云塔音沓壘土也石塔即壘石柳宗元撰南嶽雲峯和尚塔碑銘曰遂相與以為茲塔礮石峻整植木翁茂者是也塔在壙上今本邦之俗所謂五輪者礮石重層以象地水火風空即是石塔也或曰梵語塔婆譯曰高顯塔其略也

附壽藏

後漢書趙岐傳曰岐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

孔子產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注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唐書姚勗傳曰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坐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剝土為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寅按生墳曰壽藏塔曰壽塔黃檗隱元之墳立石書曰

壽藏天子稱壽陵三輔黃圖昭帝初作壽陵舜水談綺曰墳高四尺圍牆如其墳之高牆端高二尺餘自右肩漸漸低亞而至於牆端左肩亦如之圍牆之外環植楸檜栢以蔭其墓前面不植欲其開闢

也墳製圓近來三四百年間並無馬鬣封之制矣穿地直下為壙以磚甃椁為妙近土則棺速朽

寅按墳高四尺取法於防墳也黃檗寺僧諸墓大畧與此所云相似但鐵元之墓壘小石以為堵

又按周禮冢人曰以爵等為上封之度與其樹數益白虎通曰天子墳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庶人無墳墓樹又有尊卑之別說文曰天子樹

高松諸侯樹栢大夫樹榆士樹楊諸說大異然孔子墓樹以百數皆異樹以是考之墓樹非必有制也

水經注曰陘山之上鄭蔡仲冢西有子產之墓累石

為方墳恒夫按京師大通寺內有源經基廟廟後有墓壘石為方墳今俗立石于墳上者似子產之墳而所立為表則亦所謂似而非者也

高士竒天祿識餘曰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曹娥碑上墓起墳蓋言上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寅按墓謂平地也墳謂壘土以為標者也曲禮云適墓不登壟壟高處之地即謂墳也冢大土也周禮疏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曰墓楊子方言平曰墓封曰冢高曰墳集韻塋音無冢地也要之埋死者之地總謂之墓封土謂之墳墓之有封樹者謂之冢有冢之地謂之塋也

